

孔子反动言行资料选编

(供批判用)

一九七三年十月

目 录

一、有关孔子哲学思想的部分材料·····	(1)
二、有关孔子政治态度的部分材料·····	(7)
(一) 维护西周的“礼制”·····	(7)
(二) 论“君臣”关系及政治设施·····	(14)
(三) 反对“法治”·····	(18)
(四) 杀少正卯·····	(19)
三、有关孔子经济思想的部分材料·····	(20)
四、有关孔子·····部分材料·····	(23)
(一) ·····的关系·····	(23)
(二) 论“仁”与“礼”“乐”的关系·····	(26)
(三) 论“仁”与“孝”“悌”的关系·····	(26)
(四) 论“仁”与“智”“勇”的关系·····	(28)
(五) 论“仁”与其他道德的关系·····	(29)
(六) 论“仁”的实践问题·····	(31)
五、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部分材料·····	(35)
六、有关孔子文艺思想的部分材料·····	(38)

一、有关孔子哲学思想的部分材料

1、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【译文】子贡说：“老师的关于文献典籍方面的学问，我们可以听得到；老师的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，我们听不到。”

2、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民无能名焉！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真伟大啊，尧这位天子！真崇高啊！只有天是最高最大的，只有尧能够效法它。真广大深远呀！老百姓简直无法去称颂他！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，他的文化教育也是很灿烂呀！”

3、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我想不讲话了。”子贡说：“您如果不讲话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传述的呢？”孔子说道：“天讲了什么呢？四季照样运行着，百物照样生长着，天讲了什么话呢？”

4、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！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大概是没有人了解我的了！”子贡说：“怎么说是没有人了解您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不怨恨

天，不责备人。我从学习平常日用的事物开始，逐渐地通达起来。了解我的，只有天罢！”

5、王孙贾问曰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王孙贾问道：“人家都说与其取悦房屋里西南角的神，宁可取悦灶君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说：“不对，若是得罪了上天，那是没有地方可以祈祷的。”

【注释】奥——房屋的西南隅。

6、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君子害怕的有三件：怕天命，怕王公大人，怕圣人的话。小人不懂天命，因而他不怕天命，忽视王公大人，轻侮圣人的话。”

【注释】先秦书中的“君子”，一般指统治阶级；“小人”，一般指被统治阶级。（赵纪彬《论语新探》有不同看法）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未译的，可从上述一般意义去理解。

7、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我十五岁就立志求学，三十岁时求学做人就已能成立，四十岁时对事理就不致迷惑，五十岁时就懂得了天的意志；六十岁时一听话便能辨别真假、是非，七十岁时随心所欲也不会越出规矩了。”

8、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“有诸？”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谏曰：‘祷尔于上下神祇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！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患了重病，子路请向鬼神祈祷。孔子说：“有祈祷鬼神这个办法吗？”子路回答说：“有的。祈祷文说过：‘替你向着那天神地祇祈祷吧’！”孔子说：“（一向对神祇没有亏心过，）那我久已祈祷过了。”

9、仪封人请见，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。出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木铎！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仪地的封人请见孔子，对孔子的学生说：“凡来过这地方的君子，我未有没见过他的。”学生们引他去见孔子。出来后他说：“诸位哪怕你们的老师失去官职呀？天下无道，乱得很久了，我看上天是要用你们老师来做木铎（广传教化的人）呀！”

【注释】①仪封人——仪，卫国的邑名。封人，守界口的小官。②木铎——木心的铃儿。古代宣传政教时，摇着它以告诉人民。

10、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，子路很不高兴。孔子因而发誓道：“我的行为若有不对，天也厌恶呀！天也厌恶呀！”

11、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【译文】（宋司马桓魋要害孔子。）孔子说：“上天既然给我以这样的德行，（必不会轻易让我死去，）桓魋虽然凶恶，其奈我何？”

12、子畏于匡。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在匡地被围受惊。孔子说：“文王既然死去，他的文教不都寄托在我这里吗？天如果要消灭这文教，我这后死的人就不应当和这文教发生关系了；如果天不想消灭这文教，那匡人其奈我何？”

【注释】①匡——在今河南长垣县。一说卫国邑名；一说本郑邑，曾被鲁国侵占过。②畏——受惊，有戒心。③丧——丧失，消灭。④与——读去声，参预。

13、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间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！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病得很重。子路使门人代为家臣。孔子病势少差（才知道此事）说：“好久的时间了，仲由做这种诈伪的事呀！我没有家臣却装做有家臣，这是欺骗谁呢？难道是要欺骗天吗！”

【注释】子路——孔子的学生，姓仲名由，字子路。

14、颜渊死。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【译文】颜渊死了。孔子说：“唉！这是天亡我了！这是天亡我了！”

15、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【译文】司马牛忧愁地说“人家都有兄弟，我独没有。”子夏对他说：“我听（过老师）说，人的死生都由命定，富贵都由天做主。”

【注释】①据旧说，司马牛本有兄弟多人（桓魋也是其中之一），或作恶，或逃亡，故叹之为无。②子夏——姓卜名商，孔子学生，子夏其字。

16、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；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

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！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；学了才知道的是次一等；实践中遇到困难再去学的，是再次一等；遇到困难还不去学，这种人就是最下等了。”

17、子曰：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只有上等的知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无法改变的。”

18、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曰：“亡之，命矣乎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文】伯牛有重病，孔子去探望他。从窗口拉着伯牛的手说：“快丧亡了，这是命罢！这样的人，而得到这样的病啊！这样的人，而得到这样的病啊！”

【注释】伯牛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冉名耕，伯牛其字。

19、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”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；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【译文】公伯寮在季孙处诬告子路。子服景伯听到此事就来告诉孔子说：“季孙听了公伯寮的话，对子路是有疑心的。我的力量还能杀掉公伯寮，把他陈尸市朝。”孔子说：“道的能行与否？是有天命的。道将要废失也是有天命的。公伯寮他对天命又能怎样呢？”

【注释】①子服景伯——鲁大夫子服何。谥景，字伯，子服，复姓。②夫子——指季孙。

20、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……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不知天命，就不能做君子了……”

21、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？民鲜久矣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文】中庸这个德行，那是最高的吧？老百姓缺少这种德行，已经好久了！”

【注释】中庸——宋朝朱熹注引程颐的话说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，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”他们认为中正不易是“中庸”之道。

22、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；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

【译文】有子说：“礼法的运用，以和气最为可贵。古代帝王的治天下，也以此为美德，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按礼法去做。但是还有人不能真正实行它，只知道为和气而和气，不能用礼法来节制，也是不能行的呀！”

23、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！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用心去钻研不正的道理，这是很有害呀！”

【注释】异端——另外一头，对立面；孔子用它来指他认为不正当的思想、行为。

24、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君子不要看他小知能如何，他是可以担当大事的；小人不能担当大事，但可能有小知能。”

25、子曰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中等水平以上的人，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；中等水平以下的人，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。”

二、有关孔子政治态度的部分材料

(一) 维护西周的“礼制”

1、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
(《论语·述而》)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我传述而不创作，相信而且喜爱古代文化，我大概象老彭吧。”

【注释】老彭——人名。异说颇多：有人说是老子和彭祖两人；有人说是殷周时代的彭祖一人；又有人说孔子说“我的老彭”，这个人和孔子相当亲密，未必是古人。

2、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”
(《论语·八佾》)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夏朝的礼，我能够讲出来，但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为证啊；殷朝的礼，我能够讲出来，但是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为证啊：这是因为它们的文献不够的缘故。如果有足够的文献，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”。

3、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”。(《论语·为政》)

【译文】子张问：“今后十代(的礼仪制度)可以预先知道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，所废除的，所增加的，都是可以知道；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，所废除的，所增加的，也是可以知道。如果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，就是以后一百代(礼仪制度)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”。

4、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”。
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、商两代为根据来制定的，多么丰富多采呀！我主张周朝的。”

5、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我们常说的礼啊礼啊，难道仅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？我们所说的乐啊乐啊，难道仅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而说的吗？”

6、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：“赐也！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子贡要把鲁国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生羊去而不用。孔子说：“赐呀，你只爱惜那只羊，我却爱惜那种礼。”

【注释】告朔之饩羊——饩羊，杀后未烧的生羊。饩音戏。“告”以前读恪。“朔”每月的第一天，初一。“告朔”周代的一种制度。每年秋冬之交，周天子把下一年的历史颁给诸侯。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，每年初一是那一天，因此叫“颁告朔”。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，藏于祖庙。每逢初一便杀一只羊祭于庙，这祭庙叫做“告朔”。到子贡的时候，每月初一，鲁君不但不亲临祖庙，而且也不听政，只是杀一只羊虚应故事罢了。所以子贡认为不必留此形式，干脆连羊也不杀。孔子却认为留这一形式比不留好。

7、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天下的政治上轨道，礼乐的制度和

征伐的命令都由天子决定；天下的政治不上轨道，礼乐的制度和征伐的命令就由诸侯决定。由诸侯决定，大概传到十代就很少能继续的了；由大夫来决定，传到五代就很少能继续的了；如果由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，传到三代就很少能继续的了。天下的政治上轨道，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里。天下的政治上轨道，人民就不会纷纷议论政事。”

8、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于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权离开了鲁君，已经五代了；政权到了大夫手里（从季氏来说）已经四代了，所以桓公的三房子孙现在也衰微了。”

【注释】①禄——俸禄，代指政权。公室，指鲁国诸侯。②逮——及也，就是“到”的意思。③三桓——鲁国的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贵族，都出于鲁桓公，所以称“三桓”。

9、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……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

【译文】曾子说：“现今在上位的人不依规矩法度做事，人民早就离心离德了。”

10、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”。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【译文】季氏比周公还富有，可是冉求还替他搜括，增加他的财富。孔子说：“冉求不是我们同类人了，你们学生可以擂起鼓来声讨他。”

【注释】①季氏——鲁国大夫季孙氏。②周公——名旦，周武王的弟弟，封于鲁。“季氏富于周公”这句，意译应是“季氏不依周公之典，自行改变生产方式，因而特别富有起来。”③求——冉求，字子有，孔子的学生。

11、孔子谓季氏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谈到季氏，说：“他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（以大夫越级用天子的礼乐），这可以容忍，那什么事情不可以容忍呢？”

【注释】①季氏——据《左传》《汉书》，可能是指季平子。据《韩诗外传》似指季康子。马融则以为指季桓子。②八佾——佾音逸。古代舞蹈奏乐，八个人为一行，这一行叫一佾。八佾是八行共六十四个人，只有天子才能用。诸侯用六佾，大夫用四佾。季氏是大夫，只能用四佾。这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规定。

12、三家者以《雍》彻。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，当他们祭祀祖先时候（也用天子的礼）唱着《雍》这篇诗来撤除祭品。孔子说：“《雍》诗上有这样的话：‘助祭的是诸侯，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。’这两句话，用在三家祭祖的大厅上，在意义上取他哪一点？”

【注释】①三家——见第8条“三桓”注。②雍——也写作“雝”《诗经·周颂》的一篇。③相——去声，音向，助祭者。

13、季氏旅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“女弗能救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季氏要去祭祀泰山。孔子对冉有说：“你不能阻止吗？”冉有答道：“不能够。”孔子说：“哎呀！难道竟可以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？”

【注释】①旅——动词，祭山。在当时只有天子和诸侯

才有祭祀名山大川的资格。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，竟去祭祀泰山，孔子认为是“僭礼”就想加以阻止。②林放——鲁国人，曾问礼于孔子。本句谓泰山之神知礼不会不如林放，就不会接受季氏的非礼之祭。

14、……“然则管仲知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；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那人又问：“那么管仲懂得礼节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国君官殿的门前立一个塞门，管仲盖房子也立了个塞门；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，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坫，管氏也有这样的设备。假如说管仲懂得礼节，那谁不懂得礼节呢？”

【注释】①树塞门——树，动词，立也。塞门，屋中用以间隔内外视线的一种屏障。②反坫——坫，音店，用以放置器物的设备，用土筑成的，形似土堆。

15、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文】子路问道：“君子也崇尚勇敢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最崇尚的是义，君子有勇而没有义，就会叛乱；小人有勇而没有义，就会做强盗。”

16、子曰：“……勇而无礼则乱，……”（《论语·秦伯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勇敢而不合于礼就会叛乱。”

17、子曰：“……恶勇而无礼者，……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……憎恶那勇敢而不懂礼节的人。……”

18、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。子欲往。子路不说曰：“末之也，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文】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发动叛乱，派人叫孔子。孔子想要去。子路不高兴，说：“没地方去，就算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那派人叫我去的，难道没有用意吗？假如有用我的人，我也许能按照周道在东方干起来啊！”

【注释】①公山弗扰——姓公山，名弗扰，当时为季氏费邑长官，据费叛季氏。（费，音闭，地名，在今山东费县西南）畔，同叛。②说——同悦，高兴。③之——动词，往。④已——罢了。⑤徒——徒然，意谓没有目的。

19、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文】用政治权力去引导他们，拿刑罚来使他们行动一致，人民只能暂时免于犯罪，但没有羞耻之心；用道德观念去引导他们，通过礼教使他们行动一致，人民就有羞耻之心并且心向正道。

【注释】①道——同导，引导、诱导之谓。②格——正，意谓民心归正。

20、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都。于是叔孙氏堕郈；季氏将堕费，公山不狃，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。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。费人攻之，弗克，入及公侧。仲尼命申句须、乐颀下伐之，费人北。国人追之，败诸姑蔑，二子奔齐。遂堕费。将堕成，公敛处父谓孟孙曰：“堕成，齐人必至于北门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障也；无成，是无孟氏也。子伪不知，我将不堕。”冬十二月，公围成，弗克。（《左传》定公十二年）

【译文】仲由做季孙氏家的总管，准备拆毁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封邑的城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叔孙氏先拆毁了自己封邑郈的城墙；季孙氏准备拆毁费邑的城墙，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邑人突然袭击鲁国的国都。国君鲁定公同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大贵族当权派走进季孙氏家里，登上武子的台。费邑人进攻他们，不能取胜，但推进到了鲁定公所登的台的旁边。孔子命令申句须和乐颀下台击退他们，费邑人败走了。都城里面的人追赶他们，在姑蔑把他们打败了。公山不狃和叔孙辄逃奔齐国。终于拆毁了费邑的城墙。准备拆毁成邑的城墙，（这时）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：“拆毁成邑的城墙，齐国人必定来到北门。而且成邑的城墙，是您孟孙氏的保障啊；没有成邑的城墙，这就是没有孟孙啊！您假装不知道吧，我准备不拆。”冬天十二月，鲁定公包围成邑，不能取胜。

【注释】①季氏——即季孙氏，见前。宰，指为季孙氏家的总管。②堕——拆毁。三都，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的三个封邑。都，指有宗庙的城市。③郈，音后，叔孙氏的封邑，在今山东省东平县境内。④袭——乘人不备的进攻，突袭。鲁——此处指鲁国国都。⑤三子——指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贵族的执政者。公，指鲁君鲁定公，姓姬名宋。⑥弗——不。克，战胜。⑦申句（音沟）须、乐颀，皆鲁国大夫。伐——大张旗鼓的进攻。⑧北——败走。⑨诸——“之、于”二字的合音。姑蔑——地名，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部。⑩成——地名，在今山东宁阳县境内，孟孙氏的封邑。⑪公敛处父——孟孙氏家臣，成邑的主管。⑫齐人必至于北门——因成邑在鲁的北面，地近齐国，故云。⑬是——这，指代“无成”这一情况。

(二) 论“君臣”关系及政治设施

1、定公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文】鲁定公问：“君主使用臣子，臣子服事君主，应该怎么样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君主使用臣子应该依礼，臣子服事君主应该尽忠。”

【注释】定公——鲁国的国君。见（一）20注⑤。

2、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【译文】齐景公问孔子怎样办理国政。孔子回答说：“君要象个君，臣要象个臣，父亲要象个父亲，儿子要象个儿子。”景公说：“对呀！果真是君不象君，臣不象臣，父不象父，子不象子，即使粮食很多，我能够吃得着吗？”

【注释】齐景公——齐国的国君，名杵臼。鲁昭公末年，孔子到齐国见到他。

3、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……子曰：“……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【译文】子路对孔子说：“假若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，您准备首先做什么事？”孔子说：“一定是先纠正名分等级上不当的现象吧！”……孔子说：“……名分等级上不当，说出话来就不顺；说出话来不顺，事情就做不成；事情做不成，礼乐就兴不起来；礼乐兴不起来，刑罚就不能得

当；刑罚不能得当，人民就会连手脚都不晓得摆在哪里才好。所以君子定一个名，一定（有它理由）可以说得出来，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可以行得通的。君子讲出话来，要没有一点苟且才行。”

4、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【译文】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治。孔子答道：“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。您带头端正自己，谁敢不端正呢？”

5、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人民可以使他们照我们的道路走去，却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。”

6、陈成子弑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！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‘告夫三子’者！”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【译文】陈成子（即陈恒）杀了齐简公。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，报告说：“陈恒杀了他的君主，请你出兵讨伐他。”哀公说：“你向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人报告去吧！”孔子（退了出来）说：“因为我曾忝为大夫，不敢不来报告，但是君上却对我说，‘给他们三人去报告吧’！”孔子又去报告那三个大臣，却都不肯出兵。孔子说：“因为我曾忝为大夫，不敢不来报告。”

【注释】①陈成子——就是陈恒，齐国的大夫。②简公——齐国的国君，名壬。③孔子斋戒沐浴而朝——这时孔子已经告老还家，特为此事来朝见鲁君。斋戒、沐浴，表示恭敬。